



养蚕记

| 王邦尧

女儿的同桌给了她六条蚕，从此，我们家长达三个月的养蚕日子开始了。

刚开始，女儿的热情还在，日日看顾，也帮着摘桑叶，虽然中途折损三只，但最终三只蚕结茧吐丝，化蛾产卵后寿终正寝。我本以为养蚕的日子画上句号了，也就放着那些卵没管它。没想到，十余日后的早上，女儿给我留下一句“新蚕破壳而出了”就去上学了。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只好养呗，总不能看着一个个小生命出生而任其自生自灭，虽然这生命目前跟一根根黑色线条没什么不同。

先去摘了桑叶，然后用棉签把这些会动的线条沾到新的容器上。之前它们出生的居所一片狼藉，有干枯的桑叶，有发黄的纸片，犄角旮旯极多。怕漏掉任何一根线条，担心我的一个疏忽给他们造成命运的极大不公，一出生就被抛弃，于是我翻来覆去，把每片叶子、纸片都查看了数遍，耗时一个小时，终于把上百条蚕挪到新居。

女儿这时候已经成了巡视员了，除了每天例行巡视数遍蚕的长势，其余一概不管。于是，我竟成了实际养蚕者。每日照顾完两个小屁孩，还得照顾一大群小毛线。整日采桑、换叶、倒蚕沙，把一条条黑毛线养成白毛线。

蚕长大了，用棉签粘来粘去换叶已经不太方便了，只能动手。可除了小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敢养蚕捉蚕之外，长大的我已然触动了基因里潜藏的对软体动物感到悚然的开关，不敢触碰。忍住看一窝密密麻麻软塌塌的蚕而不恶心，已经是一种进步了。不过，生活总是会帮人改正一大堆矫情或者阻碍前进的毛病。为了节省一点时间，我只能鼓起勇气去触碰蚕。刚开始只敢借助棉签碰蚕，后来敢深吸一口气两指一捏，抓起一只蚕迅速放到桑叶上。某日中午，当我比较自如地抓着蚕换桑叶的时候，忽然一瞬间自豪地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小时候的彪悍。任何事都敢做敢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彪悍。

得意念头刚一升起，手指尖痒乎乎、软绵绵的蚕挣扎了一下，软而无骨的触感从指尖传到心间，一下令我心脏停搏了半拍，恐惧像一团黑雾，顿时弥漫了整个胸腔，有一小瞬间喘不过气。原来，所谓无所畏惧的彪悍不过是假象，意志随时可能被微不足道的弱小与琐屑打倒。顿时忽然心生悲凉。

更悲凉的是每天面对生命不断逝去。不知为何，每天总有蚕死去，一次一两条，死状极其统一且残忍、一律化为腐水，令人想起武侠中被洒了化尸粉的尸体。每次清理蚕尸，手指传来的触感先是恶心，继而是深深的不忍与可怜，并有一点负罪，因为无能为力。生命如此脆弱，弱到随时可能一死，一死便化为腐水。不用说风刀霜剑，也不用说酷暑严寒，仅仅只是月余的雨令空气中的水汽较重，就足以令一些生命不堪重负，无声消殒。一只蚕，是一个盒子里的弱小生命，而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广袤天地间的弱小生命？不过所负不同，但命运约略相同。

每日怀着这样略微沉重的概念喂养着蚕，或许这些蚕出生时机不对，经月大雨，室内生苔，于蚕而言，是致命的，所以每日不断有生命告别，上百只蚕，到最后，竟只余五只。终于，有一只开始吐丝了，见到它忙碌吐丝结茧之时，心里竟产生一点敬佩，它仿佛一个从军抗敌，战友逐一倒下而它用勇猛杀出一条血路获得重生的将士，艰难，却最终荣耀。

过一日，又有两只蚕开始结茧了。女儿说，一定是第一只蚕带了好头，告诉它们不用茧房也可以结茧，所以它们就开始结茧了，为第一只蚕点赞。是的，为披荆斩棘的孤勇者点赞。但，我不愿见其孤勇，我宁愿它是众多闯过生死、平安到达彼岸的一员，哪怕泯然众蚕，也好过最终孤苦。嘻，经此一战，日后也不养蚕了。



行走的风情

| 陈金昌



泉州簪花(本报记者 李想 摄)

夜幕降临，漫步西街。熙熙攘攘的西街流光溢彩，展露着古城的蓬勃生机与活力。在汹涌的人潮中，偶尔可见几位风姿绰约的女子。她们身穿古风浓郁的裙子，头戴色彩斑斓的簪花，手持轻盈小巧的纸扇，就这么慢悠悠地行走着，和街边古朴的店面相映成趣。走着走着，我仿佛是在时光的长河中漫步，瞬间产生了一种穿越至古代的错觉。

我知道，她们是蟳埔女簪花围的体验者。过去在西街漫步，从未见过这等风情。自从跻身世界遗产城市，古城的些微变化明显可见，譬如蟳埔女习俗这一国家级非遗正悄然无声地融入现代生活，其中，蟳埔女簪花围吸引着不少五湖四海的游客前来体验。

簪花围、大裙衫、阔脚裤，曾几何时只在蟳埔村中老一辈阿姨身上才能见到的特色装扮，如今已乘着世遗城市的东风，通过名人的体验

推广和社交平台的广泛传播，频频成为热门话题，深受年轻人的喜爱。过去寥寥无几的蟳埔女簪花围体验店，如今已扩展至数百家，成为古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坐下来梳头簪花，挑选一套心仪的服饰，或古典的汉服，或优雅的旗袍，或飘逸的马面裙，或大气的大裙衫，再化一个精致的妆容，无须花费昂贵的费用，便可体验一回渔家女“头上花海”的浪漫风情，将美丽的样子定格在镜头里，美美地分享至朋友圈和各大社交平台，收割一片艳羡的目光。

体验蟳埔女簪花围的热潮，不仅为古城里的人们带来了生计的改善，更催生了繁荣的美丽经济，同时，也让这一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谁能想到，南宋时期生活在古城的阿拉伯人将自家花园的鲜花赠予相邻的蟳埔女穿戴而形成的簪花习俗，千百年后依然存在并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

“今生簪花，世世漂亮。”庄重与典雅，温润与浪漫，在蟳埔女簪花围体验者的身上淋漓尽致地展现着。无论是背靠风格独特的蚵壳厝，还是倚着古朴典雅的红砖古厝，抑或是站在庙宇的红墙之前，随手捕捉的每个瞬间，都能定格成一张张漂亮的照片。花朵是漂亮的，头戴花朵的人儿岂能不漂亮？更何况，发簪花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它寓意着美好、喜悦、吉祥，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流露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充满阳光的人生态度。

我想，戴上花的那一刻起，时光就已温柔。看着蟳埔女簪花围体验者从容自信地行走在街头巷尾，她们的笑容如花般绽放，美丽动人，我不禁想起了泰戈尔《生如夏花》的诗句“请看我头置簪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她们定然是在每一岁里都深爱着自己的人，她们就如同那盛开的夏花，在生活的道路上绽放着绚丽的光彩。

春风十里，幸运有你
——读李纪波散文集《望春风》

| 林清秀

悦读



家乡是本书，书里有每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许多作家都爱写家乡，或从家乡启程开始文学创作，李纪波也是。

《望春风》是南安作家李纪波即将付梓的散文集。散文集有四小辑，乡土印痕、旅行印记、乡村物语和闲情偶寄，书写风土人情、花草树木、鸟鸣虫唱、旅途见闻等，字里行间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也流淌着作者对昔时美好的缅怀、眼前幸福的珍惜和热爱。掩卷回想，脑海里是纪波以细心的观察、细微的情感和细腻的笔触徐徐铺展的画卷。不禁慨叹，纪波不仅是个用脚步丈量乡村大地的行吟者，也是用笔描绘山乡巨变的记录者，还是闽南民俗与文化的守望者。

爱与坚守，是读《望春风》的第一层感受。《望春风》扉页上写着“观山，不只是观山”，这是书的点睛之笔。观山是南安市眉山乡的一个美丽山村，有“中国最美休闲乡村”“中国传统村落”“南安著名侨乡”等美誉，村庄人文积淀深厚，自然景观丰富，涌现了一批爱国华侨和商界领袖。因此，用文字把这个不缺故事和传奇的诗意栖息地记录下来、传承下去，是件光前裕后、意义非凡的事情。纪波生在观山，长在观山，师范毕业后又回到观山，成了观山的人民教师。二十几年的从教生涯中，他驻守观山，源于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所以，纪波写观山，很有看头，很接地气。

《望春风》第一辑“乡土印痕”里，番仔楼、雨伞厝、红砖厝、八角楼、苏式石印厝……这些百余年前留下来的古大厝有三十多座，俨然一座古厝大观园。纪波像个敏捷的猎者，游走在古厝之间，采撷一段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细数一个个荡气回肠的故事，让读者的眼睛，也成了幸福的猎手。慕名到观山旅游的人，要在一天里看完几十座古厝，只能是蜻蜓点水、走马观

花。但纪波生活、工作在这里，热爱这里，所以有足够的空间、满腔的热情，走进古厝、贴近古厝和了解古厝。在纪波的笔下，大至木雕、石雕、砖雕，小至壁画、彩绘、窗花……那些美轮美奂、精彩绝伦的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一一被他捡拾并记录在文字里。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在纪波看来，砖花是画，砖雕是诗，壁画是凝固在墙上的歌谣，遍布在字里行间，只需浅读，就能品出闽南建筑独有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能读出观山人乃至闽南华侨漂洋过海、敢拼会赢、不忘乡情的赤子之心。单是如此，《望春风》富有很强的可读性。

知趣，是读《望春风》的第二层感受。纪波擅长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他笔下的事物从乡村的吃桌、炊烟、斗笠到眠床、石磨和老水井，那些旧时乡村的独特产物，桩桩件件，随着书写，一一搁浅在读者记忆的码头。观山几乎家家有侨亲，有侨就有批。为了探究侨批背后的故事，纪波走村串户，去倾听阿婆、阿伯讲古，用一幅幅镜头定格了一封封侨批、侨券、旧照，用一行行文字记录了绵长历史长河里的家国情怀与乡愁。他写闽南“乌篮”（摇篮）时，有一个场景很抓人“闽南‘皇宫起’的古大厝，住着好几户人家，晴天的时候，家人把乌篮拿到大厝榉头回廊下，就下地做农活了。天井边几个年老的阿嬷守护着乌篮，晒着太阳，脚轻轻地踩着乌篮，乌篮左右轻摇，婴儿不久就甜甜地入睡。阿嬷或吟着童谣，或念叨陈年往事，消磨着一个个下午时光。”乌篮、童谣和古厝下阿嬷的守护，早已渐渐掩埋在岁月的烟尘里，然而，一度作为闽南人童年亲情陪伴的场景，也演变成了淡淡的乡愁，在纪波举重若轻的叙述中，遥远的回忆被激活了，一扇连接现在和过去的大门被打开了。这扇门后，剃头、咸

菜、旱烟、小人书、露天电影等，逐一被他驱遣于笔下，在他用文字构筑的时光隧道里，仿佛有双手引领着，让人去重新审视一件件农耕时代的器物，去端详那些被日月反复侵蚀的事物。

平实真诚，是读《望春风》的第三层感受。散文之美，不在华丽的辞藻，而在真实与自然。纪波的行文朴素，有真性情，读来如一位老者，不疾不徐，娓娓讲古；又如与山邻饮茶对谈，口齿有香。他是擅长描摹和勾画的，山、水、人、物一经他的拾掇，如同颗颗贝珠被一线串联，看信手拈来，其实精心巧构，乡土气息和植物芬芳弥漫，让人生出绵长的妥帖和牵挂；平实的文字却蕴含哲理，猝不及防地打开读者感觉的阀门。透过纪波的文字，不难窥见他淳朴干净的内心。人到中年，最容易在这样的书页间感同身受。循着纪波的真性情，避开纷乱人潮，走近幽静山野，岁月仿佛变得柔软，时光仿佛慢了下来，足够去体会生活的本真。

散文天生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好脾气，它包容一切，接纳一切。闲来无事，我也写些散文随笔，不少散文作者包括我，都在写人们共有的生活经历，或者囿于公众话题，于是散文的日常性不免越来越明显，生活色彩不免越来越浓厚，甚至被所谓的烟火气息淹没，直至失去它本应有的冲击力。作家萧春雷说：“作家面向内心写作，境界并不必然狭窄，除了拓展宽度，还有一种方法是挖掘深度——像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勇敢地抵达存在的荒野，获得一种思想的力量。”这句话时时鞭策砥砺着我，我想把它分享给纪波，这是作者之间的互勉。

心理学投射效应说，文字是内心的反映，祝愿纪波怀揣一颗赤子心，秉持本真性情，冲破题材局限的樊笼，在散文创作中有新突破。

墨香武荣

主办单位:南安市文联 南安市书协 海丝商报社



洪曙光 南安英都人，现供职于南安市龙泉中学。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泉州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南安市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作品获福建首届临帖书法作品展优秀奖、入围贵州省扶贫攻坚网络书法展、纪念郑成功360周年国际书法展、第十三届全国书法展(福建选区)。

品评

用真诚书写生命的感悟

——洪曙光书法散记

陈钊(泉州书协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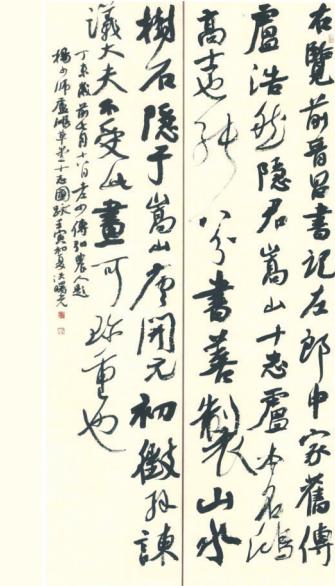
东坡先生诗云：“我田方寸耕不尽，何用百顷糜千金。”在东坡看来，田地是身外物，他的人生追求不是田宅物质的富有，而是内心精神境界的升华。由此想到书道同人曙光君，在我与他交友的二十载中，给我的印象是一心于方寸砚田，勤耕不辍，淡泊名利，日积跬步，渐行渐远。他是2004年刚踏入闽南便与曙光君相识，他当时就读泉州师院中文系，是师院书法协会翘首，欣与君常谈学问。

洪曙光，泉州南安市人，出身耕读之家，然少年即志于翰墨，以颜柳开蒙，及至弱冠，便于县市书展有佳绩。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南安市龙泉中学，教学之余，尤不忘笔耕砚田，日有闲暇，便手不释卷，畅游书海。他常说：书法是自己人生的修为，用书法作为载体与古贤进行心灵的沟通，在自由书写中体验人生的觉悟。

洪曙光学书主要倾心于行草。大学期间每见其青灯夜读书学专著，以二王帖学为宗，以米南宫、苏东坡为法，研摹宋元行书意韵；继而从源入流，转入明清大字行书的临习。其心服王觉斯之雄逸奔放、笔力遒劲、纵敛跌宕的自由表达。在他近期的作品中，最突出的表现风格是节奏感强烈的大字行书条幅，这种具有“明清调”的作品，创作时有意夸张行书姿态，强调用笔的提按、疾迟、轻重，使点画线条的弹性产生运动力和冲击力，大胆落墨产生浓与枯自然变化，章法行气、留白产生空间虚实对比，使作品诸多因素形成较为强烈的矛盾，又在各种矛盾对比中营造通篇的协调。这种充满激情的行书风格，往往是学书者走过平正以后转向险绝的一种表达，是青年时期书家具备了熟练笔墨技巧后，敢于挑战复杂矛盾控制的创作心态。书法家的学习成长具有一定的普遍规律，一般要经历广泛约取、觅路识途；深入一家，完善技法；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不与人同，求变创新的历程。吾观曙光君书法，正处于第三期的提高与升华。

中华书法博大精深，非博学无以致远，非笃行无以明志。曙光君能志于书数十年而不辍，年愈长而志弥坚，非好古之徒，岂能自得其乐耶？《书谱》云：“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愈妙，学乃少而可勉。”如今曙光君正值不惑之年，楷则之功渐成，但求通会古今，于己书顺其性，得其法抒心声，深思求变，心耕砚田，教书育人，终生不倦，岂不乐哉！

鉴赏



书法是人生的一种修行。

洪曙光